

策叔突圍記

簡又文

成聖社長道兄大鑒 貴刊二十卷第三期刊載萬墨林先生「抗戰期中的杜月笙(四)」一文，據劉世達兄(現任台糖公司董事)來言云萬先生文中述及「經由深圳緊急搶救的諸人，包括陶希聖蔣伯誠陳策……等諸先生在內」。所述搶救包括陳策將軍一事并非事實，陳策將軍時任港澳黨部主任委員，並負責代表國民政府與港軍政當局密切聯絡，日軍突襲香港時，陳將軍與港方軍政當局聯合組織一特別助戰機構，由黨部各委員及其他同志分任各組工作，並聯絡本地及滬籍各秘密會社如忠義會等人員，籌組義勇軍，積極助戰及維持社會秩序，迨九龍失陷，日軍猶攻香港，陳將軍獲知港軍政當局將棄守投降，於是準備突圍，港方即將所餘魚雷艇盡數交其指揮領導英軍政人員突圍出走，當時英軍政人員麥道高等軍官七十餘人，由陳將軍率領，分乘各艇出海，衝出重圍，陳將軍手腕中彈受傷，幸得徐亨助其游泳，漂泊至鴨洲登岸脫險，此事國際皆知報章盛譽獨脚將軍英勇突圍出險。當時劉世達兄為港澳黨部委員故知陳策將軍之脫險，非由杜月笙先生之搶救。勝利後陳將軍任廣州市長，本人追隨任市政府秘書長，日夕與共，亦從未聞策叔言及杜先生在港由深圳緊急搶救其出險事，歷史貴在存真，杜先生慷慨助人，久所欽敬，惟搶救陳策一節想為萬先生一時筆誤特函

督查匆頌 編祺

附簡又文先生「策叔突圍記」並希惠予刊佈為荷

弟 祝秀俠拜上

策叔突圍記

在抗戰初期，香港總督羅富國爵士因病離職。回國時，官紳各界在娛樂戲院開會歡送他。赴會的人，無論尊卑，踏足入會場，向臺上一望，無不驚異。因為上面列席的、非文武大員，就是中西紳士，而端坐在總督之右邊者，不是別人，却是中華民國海軍中將陳策將軍。為甚麼一個表

面上避難蟄居海隅的獨腳將軍，居然可以得受那樣最尊最高的敬禮呢？這個大秘密，當時港九一百六十萬中西居民中，除了陳將軍自己之外，只有兩人知道：一是香港總督，次是英軍總司令。原來「策叔」這時在港的任務和名義是國民政府特派駐港的軍事代表。在官式的典禮中，他當然

要受如此的優異待遇。但是不知其內幕的，自然難免詫異了。

陳將軍早年參加革命，熱誠忠勇，累著奇功，因其單名「策」字，同志們起初不知如何稱呼他。國父順口叫他做「策叔」。胡漢民先生因而替他取「籌碩」二字為號——取籌籌碩劃之義

，與「策」字有關——以便儕輩之稱呼。可是以後「策叔」便成爲他的雅號，畢生人人都以此稱呼他了。

自抗戰軍興，策叔即奉派來港，負責代表國民政府與軍政當局密切聯絡，使命極端祕密。他開設「華記行」於亞細亞行二樓，與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榮記行」遙遙相對，佯爲貿易商行，實則其辦公處也。前任虎門要塞司令時，他因左腳患血管硬化症，漸蔓延至膝蓋以上。來港後乃將左腿踞去，而鑲以木質義足代步焉。

未幾，策叔兼任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地位益高，責任益重。時，太平洋風雲日趨緊急。一日，軍政當局與策叔會晤之際，突發奇問：「設使太平洋戰事爆發，而香港被捲入漩渦，國民政府將會另派別人來此充任軍事代表嗎？」這一問，大概並無惡意，但在策叔聽來，心裏很不高興，因爲那似乎是對方因自己資格、學識、才幹、地位，尤其因身有殘缺，故看自己不起，對自己已不信任。於是私心立志，一旦有戰事發生，誓必努力幹一番大事業，爲自己雪恥，爲國族增光。這一幕私人背景至與後來事蹟有關，不可不注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日軍突然襲擊香港九龍。策叔一得訊，即由九龍太子道寓所挈家人渡海，寄寓其親信屬員海軍中校隨從參謀徐亨家裏。旋即與港方軍政當局聯合組織一個特別助戰機關，親自主持，由黨部各委員及其他同志多人分任各組工作，並聯絡本地及滬籍各祕密會社如忠義會等人員，籌組織義勇軍，積極助戰，及

維持社會秩序。當局派聯絡軍官每日出席報告戰況，交換情報，及協商進行，一面急電國民政府請迅速派兵救援。

九龍於十三日失陷，而於前夕軍警撤退後，地方匪徒無賴乘機大肆掠掠，以「勝利」爲口號。一夜間，半島民居商店，多被洗劫，十室九空。日軍佔九龍後，隨即猛攻香港，亟圖登陸。時港中匪徒亦躍躍欲動，謀乘機搶劫。策叔探知半島居民受害之慘，乃致力於維持治安，以助警察之不逮。他密召各祕密會社首領們到華記行會談，鼓勵他們號召各弟兄協力助戰，切勿騷擾人民；如各弟兄生活爲難，只管開聲，自會籌款維持。各首領大受感動，誓與合作。即由他們號召弟兄約得二千人，盡力協助維持治安。旋而動員黨中同志及義勇人士總數多至萬五千人。每人每日發給伙食二元。在此期間，島上居民商店不至遭大劫者，策叔之功爲多也。

當國民政府得悉日軍襲港之訊，即急令廣東綏靖主任余漢謀就近迅速指揮全軍赴援。余將軍奉命，飛檄張瑞貴等三個師疾馳救港，並乘機反攻廣州。當時，各軍分駐遠地，因交通不便，有些軍隊和大炮、輜重、運輸不易，故進展爲難。至十二月下旬，主力進至惠州鎮龍，而前鋒則已到達廣九鐵路之樟木頭站，距九龍之深圳僅數站耳。斯時，全軍士氣極旺，自信心尤盛，人人準備殺敵，拼命作戰，大有滅此朝食之慨，甚至有將囊中國幣沿途先行用光了，準備到香港使用「鹹龍」的。起初，余將軍擬於新年進攻九龍，但因港方無線電屢電告急，故再頒緊急軍令，着大

軍提前數天進入九龍。可惜在此進攻日期之前，港軍已守不住了。粵軍由是不得不退回原防。（按：上段所述是著者個人戰時在港，及事後出走至東莞所親聞的，而救港的軍事行動，則是到曲江時由余漢謀將軍親自相告，並謂已下令於元旦前進入九龍云。）

策叔日夜籌謀協守事宜。無奈籌組之助戰義勇軍，人員雖衆而始終領不到槍械，故英雄無用武之地。日軍由九龍派兵乘艇冒死渡海進攻，又有飛機、大砲、日夜轟炸。守軍兵單力薄，援兵遲遲未來，竭力抵抗了多天，卒不能守。十八日日軍先在北角登陸，繼續進攻。至十二月廿五日晨，日軍已在多處登陸，且由跑馬地攻入市區。計自八日至廿五日，香港共守了一十八天。說者謂一十八日恰是「香」字之讖，可謂巧矣。（後聞港方因無線電臺被炸毀，與粵方失去聯絡，不知援軍快至，故決降云。）

廿五日上午，策叔接到當局電話，得知局勢危殆，將或棄守。於是準備突圍，蓋其預知一旦被俘，不降則死，故決冒險衝出樊籠，冀免陷身敵手也。同日下午三時，策叔再接電話，知抵抗希望已絕，港督楊慕琦決於四時親赴九龍獻降。策叔遂於半小時內實行預定之突圍計劃。先是，策叔早與港方當局有密約：如香港不守，港方即將所餘魚雷艇盡數交其指揮，領導英軍政人員突圍出走。至是，港方果以魚雷艇五艘另快艇一艘，交其指揮，並選出軍政人員高靈、麥道高、及曾在印度服役之軍官多人，全數七十餘名，分乘各艇出海。魚雷艇五艘先駛至鴨洲嘴山背停泊

，專候策叔之艇一到時即一同出發。而策叔則於三時許偕同徐亨、余兆麒、及副官楊全，共乘汽車由中環西行至香港仔，轉乘快艇。同舟者另有英國文武官員麥道高、高靈等十餘人。

快艇機器纜發動，即惹起早已佔據路旁山上日軍之注意，立刻開火，密集射擊。一時小鋼炮與機關槍齊發，皆以快艇為目標。剎那間，英軍官二人受傷倒船艙內，舵手登時斃命，旋而麥道高背上亦中彈。不移時，快艇機件被毀，不能再動，船上各人盡陷險地。策叔乃令各人溺水至對岸鴨洲相會。自己亦除去外衣鞋襪，並解去義足。義足內空處藏有鉅款四萬元亦一併棄去。其身上只穿內衣底褲，並攜護照及佩手槍。徐亨本是虔誠的基督徒，至是，力促其祈禱上帝，切求神力庇護，策叔乃立宏願：「如得平安脫險，必受洗禮皈依基督教。」準備既畢，方欲跳入海中，而副官楊全以不善游泳，且前途危險萬分，堅請回去。策叔怒斥之，謂有進無退，義無反顧，如再多言，定必槍斃。當時艇內懸有救生圈一個。策叔舉左手取以授楊全。不料手腕立即中彈，幸未透過手骨，流血無多，亦不大痛苦，故還可忍受。策叔此舉，不顧自己地位之重要與身體之殘缺，而竟肯把此時唯一的救生圈給與副官，因而受傷，仁義勇俠，可謂兼備，真英雄矣。我以為突圍全役最可紀者此舉為著。當時三人相繼躍入海中。背上中彈之麥道高亦忍痛入水，有屬員羅斯緊隨扶助。獨余兆麒則以不善游泳，乃與最先受傷之英軍二人留艇內，其後任波濤漂泊至鴨洲而登岸，伺機回港。

策叔既入海，以前面槍彈密下如雨，乃先浮身挨近快艇背山之一面，以右手攀艇邊，稍避槍彈。約過廿分鐘，不能再候了，即買勇覺水，向對岸進發。徐亨在左右緊陪。其時鋼炮機槍仍不停發，即對岸鴨洲灘上亦在射程內。幸而兩人皆不受傷。對岸距離約一英里之四分三，過了一點多鐘，二人卒達彼岸。隨而蛇行至一大石之背，伏身暫避，時已是黃昏了。記得在港戰發生前，策叔常與我到九龍海灘作游泳之戲。他專門練習浮水，每每浮身水面達三、四十分鐘之久。不料這種練習，是時却發生拯救自己生命的奇效！當時，策叔饑寒疲倦交迫，而手傷覺痛，又不能行，倒臥地上。徐亨首先裂其內衣為其裹紮傷口。二人乃細商進行。如久留於此必同歸於盡。乃決由徐亨領導其他覺水到岸者（楊全亦在內）共同攀過山後找尋那幾艘魚雷艇，然後回來接策叔。分手時，策叔除下戒指一枚，給與徐亨，囑以如自己有不測，即以此戒指轉交策孀為證，並表示如不幸被俘必吞槍自盡，蓋其護照上早已自書誓辭曰：「不成功則成仁」。亦可謂壯烈矣。徐亨請其獨留石後，千萬不要離去，乃領導英軍官等越山而行，卒尋得一艘魚雷艇，眾人安然下船。

時已入夜，徐亨取得一小舢板，即與兩人掉回原岸。不料石後不見策叔，大吃一驚，又不敢高聲喊叫。眾人共商，決先乘舢板回去，多約同人再來，以便分頭尋訪其踪跡。徐亨等去而復來，帶有十餘人，乃分路上山。有人以口吹噓為號。忽有石子一枚由半山飛下。眾跟踪而上，果見策叔獨臥山上。原來他在石後等待徐亨多時，不見其回來，而山邊野草又被日軍燒夷彈燃着起火，以為徐亨必遇難。過了兩點多鐘，不能再候，他逼得忍痛勉強爬上山去，自求生路，因此雙方幾至不能相遇也。至是，有英軍先行解去所穿軍服給策叔穿上禦寒，又由徐亨等合力把他扛起來放在舢板上，再掉回魚雷艇。

在艇上，策叔與眾人商議突圍之計。將在何處登陸是先決問題。各人尊重策叔為總司令，張開近港海岸地圖，請其指定航線。他仍臥艇上忍痛劃出航線。各艇遵令開航，先到大鵬灣之平洲察看，再定行踪。於是五艘魚雷艇約於下午九時卅分同時出發。到大鵬灣時，眾人又吃了一驚。緣當時適有日海軍驅逐艦一艘迎頭駛來；如艦上一開砲轟擊，全體休矣。詎料該艦以探海燈一射之後，立刻熄滅全部燈火，猛加速度，急急遁去，蓋艦員不知虛實，大概仍未知香港已降，深恐五艘魚雷齊發，全艦即被毀也。於是五艇安然脫險，可謂天幸，亦算幽默！

到平洲時，已達深夜。岸上杳無人跡，亦無燈火。策叔令徐亨、楊全與英軍數人持槍登陸偵察。走了許久，方得見一老者。細問情形，乃知沿岸日軍早已盡撤，而附近一帶屬游擊隊大隊長梁永元勢力範圍，本地則有黃姓中隊長駐守。由楊全背負策叔前進。老者乃導引眾人找到黃隊長。徐亨告以陳司令官現在艇上。黃與老者即隨同到艇上謁見，並一同乘船直趨南澳，蓋大隊長梁永元現在那裏。策叔與徐亨聞而喜慰，因相信得其接應護導，當可安全登陸了。

梁永元是甚麼人？原來他是一個年僅廿餘歲的青年，為人勇俠有大志，昔曾在策叔所統之海軍陸戰隊中當排長。故策叔等一聞其名，即心中喜慰，且均信賴焉。各魚雷艇到了南澳，已是凌晨三點多鐘了。黃隊長乃帶徐亨前往找到梁永元。梁一知司令官到此，即駕駛電扒（船）率數人親到，又令本地全副武裝的健兒百餘人前來護衛。梁並攜大批國幣，裝了兩大箱扛來恭恭敬敬地歡迎老上司。晤談之下，願負責護導全體出險。至沿途費用，亦由其供給焉，策叔一生，不特是精忠英勇的革命戰士，而且宅心至為仁厚，交友至有義氣，受其援助者不可勝數。其對下屬更友愛誠篤，視為兄弟手足，是以人人咸感受恩德。此次在大難中恍如有救星從天外飛來，真是「善有善報」了。凡其生前知交，當以吾言可信。

當時，策叔乃令梁以電船將各艇上的軍械、糧食、及輜重要物，全數搬運上岸，分由各人肩挑背負，最後把五艇擊沉，以滅痕跡，庶免敵軍追跡而來。同時，有人製造了一張臨時竹橋以備策叔「坐遊」之用。準備既畢，天已亮了，全體出發，向惠陽前進。沿途，策叔坐竹橋上由隊員輪班昇之而行。（按高靈報導，每艇當時價值二萬五千鎊，仲算當時港幣四十萬元。）

以後，全體人員晝伏夜動，迅速行走，穿過日軍及偽軍封鎖線，游擊隊防地與土匪地區，俱由熟悉地勢與人事之梁永元護導，沿途偵探敵軍及偽軍的行動，設法避免接觸，與地方勢力接洽，或送以厚禮，卒得安然無事，其勞績至大。走了三天三夜，全體到達國軍防地之惠陽（原惠州

府城）。

在再次出發赴曲江之前，策叔等向梁永元致謝，並鼓勵其為國努力，毋負大好身手，並明示此後毋需其護導，欲在此擷別。而梁則堅稱決志跟隨赴韶，全始全終，而且以自己在地方上雖擁有一部力量，但仍無正式名義，工作不便，渴欲趁此機會請策叔保舉；倘得國軍正式收編，俾能努力殺敵，至所願望。策叔諾焉，即與英軍官洽商：將攜來稍重武器全數贈與梁部以酬其勞，並令其隊員全體攜械離惠，先行回防，聽候消息，而囑梁本人隻身隨從，更密令其此後寸步不離左右，以免發生誤會。於是策叔再率領英海陸軍及政治人員共七十二名與徐亨等乘船赴龍川。全城官紳軍民開大會歡迎。到者三千人以上。全體唱國歌。主賓演說。英籍人員亦唱英國歌以報。最後，會眾全體向來賓三鞠躬致敬。中西貴賓亦答禮如儀。其後，他們一行人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復由那裏轉乘汽車到曲江。行程兩日。

既抵臨時省會——曲江，綏靖主任余漢謀將軍、省府李漢魂主席及民衆、團體等熱烈歡迎。安頓完畢，策叔即向余主任盛陳梁永元此次接濟護導之功及忠勇為國之志，力為保薦。余主任乃正式收編其全部而委為游擊總隊長，歸惠州區軍事長官香翰屏將軍指揮。梁乃與策叔等珍重話別，滿意回防。英官亦與駐重慶英大使館取得聯絡，奉令分乘飛機經昆明轉印度而歸國服務。

策叔與英官員麥道高以傷口未愈，同留曲江入醫院療治。經X光檢驗，兩人所中鎗彈均在身內未出。麥氏初以為子彈已出，實則深入背脊骨

間，幸無關重要，不需取出。而策叔則先以為左腕子彈早已洞穿不留，但一聞鎗彈仍在，雖然他作戰如何英勇，登時嚇到魂不附體，幾乎暈倒。幸子彈透入不深，刀圭一奏，立即取出。策叔極珍視此鎗彈，後來以金鑲之，永佩身上，用留紀念。腕傷纔癒。他不幸又得胃潰瘍病，咯血不少，乃復入院留醫。有一傳教醫生莫雅氏（Moore）為之輸血救治。至二月間始獲痊癒而飛渝述職。黨政軍各界人士及機關團體又紛紛為之舉行盛大之歡迎會。國民政府授以一等干城勳章以獎之。而英國政府早已獲悉其既協力助戰於前，復領導軍官多人突圍脫險於後，乃由英皇頒授爵士勳銜K. B. E.（稱SIR）以酬殊功。徐亨亦以協助領導之功而得英國O. B. E. 榮銜。全英報紙均特別表揚策叔英勇突圍之事蹟，甚有誇張紀錄謂其連續泅水四五小時者，而一致稱許為世界英雄云。

還有一段軼事可述者。當策叔返抵重慶後，有人見其只有一隻腳而未知其個人歷史者，發問道：「是否在香港打仗失了那隻腳的呢？」他報以幽默的答語說：「假打仗，失了真腳；真打仗，失了假腳。」未幾，英國政府聞知實情，即特電邀請其飛往印度，專聘名匠特別為他再造一隻精巧的義足，使其步履得如常人。這也是英政府酬庸報功之一表現。在策叔方面呢？可說「失足未成千古恨」了。

其後，我又得聞一種特殊消息。在棄守之前，港督與邱吉爾通電話，告以得陳將軍協助及華軍來援，將可久守。而邱却令其降。問其故，則

答如降於日軍，將可收復；若落中國人手，將不可收回云云。（此事後郭兆華君所述，謂為隨策叔出險之西人所言。）

末了，應該敘述策叔突圍離港後，其夫人——策嬌的遭遇。當日軍佔領全港後，以策叔協助抵抗且為黨部主委，恨之刺骨，即遣偵探四出，務期得之而後快。過了多時，猶未知其已突圍而去也。一連多日，凡與其有交誼或關係者，均被傳訊或嚴查。有被掌摑者，有被拘禁者。其族叔陳濂被捕後，慘受灌水毒刑，雖終被釋，然過不了多時，即因傷斃命，可謂慘矣。同時，又有一趣事發生：日軍一佔領香港，即急行大量疏散居民，以節省糧食，廣發疏散證。有一人擬由九龍新界回粵去者，證上所填之名赫然為「陳策」也。日軍即設法逮捕之，嚴訊之下始知其兩腳踏地之一介平民，而殊非海軍中將獨脚將軍。其人雖獲通過，而受驚不淺了，可謂無辜！至於策嬌住所迅被日軍偵出，即為拘去，雖不致受刑，而經多方恫嚇威脅，已極為難受。日軍却扣留她幾天，終不得策叔消息，乃信其突圍而去，卒釋放之，而仍派特務員密為監視焉。監視人適為李裁法（麗池娛樂場經理）。李原為國軍駐港特務人員，至是復奉派投入日軍為反間諜工作。策嬌密與聯絡，李自然暗中關照，監視鬆懈。策嬌因得挈兒女偕同徐亨之家屬伺機逃出虎口，安抵廣西，轉入重慶，而與策叔、徐亨團聚焉。策叔以死裏逃生，闔家安全，深心感謝上帝呵護之恩，遂實現前所立之願，於翌年十二月廿五日，突圍一週年紀念日，在重慶基督教會受洗禮為基督徒，取

「安德烈」為聖名。當突圍之役成功後，英軍官高靈在英國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香港突圍記」(Lieut-Colonel Arthur Goring: My Escape From Hongkong)，報導他們逃出香港之經過詳情。其文有兩段結論，譯之於後。其一、在詔飛渝前，關於策叔有云：

「在喝茶後，我向那英勇而短小的海軍中將告別，我十分惋惜與他離開。在香港時，我早已十分喜歡他，而在我們逃亡時，更令我愛好他。因為他表現自己不僅是一個具有無限的勇氣與機智的人，而且是極端關心別人（即俠義）的。」其次，在篇末有云：

「我的結論是：我深欲強調聲明我對於中國人——由高貴的以至貧賤中之最貧賤的——深心感謝，因為他們一致無異的願意幫助，甚至不顧躬冒大險與不惜自己犧牲而助我。」

回憶著者個人自香港逃出虎口，飛到重慶時，曾到北陪的歌羅山上（在立法院臨時會址附近）謁見馮玉祥將軍。對其詢問香港戰役經過，略為陳述，而特別報告陳策將軍協防及突圍事。馮氏聽了，不禁翹起大拇指，開顏啓齒，高呼「真英雄！真英雄！」其所以翹起兩指者，表示雙料敬佩之意：一指其協助英軍防守香港之英勇機智；一指其以救生圈給與副官而反致自己受傷之俠義行為也。後由我介紹其與策叔相會，彼此結成道義之交。「識英雄重英雄」，其是之謂歟！

陳將軍下世後，毫無遺產，身無長物留與後人。其盟弟陳慶雲乃仗義向各方張羅，籌得港幣十萬元，為其兩孤兒作教育基金（諸女各已結婚不須照顧）。即與香港匯豐銀行行長商議存放生息方法。其人久已熟聞陳將軍曩年助港軍防守及率英官突圍，以至得英政府之特別褒揚事，深佩其人。至是，極願竭力幫忙以玉成教育其孤兒之義舉。因即答允將該款存入行中，另開特別戶口，利息不固定多少，總以足夠每年供給兩孤兒學費作為利息，至留學英國大學畢業出身為止（上據陳慶雲口述）。多年之後，此計劃完全成功。此固是英人酬報將軍大德之又一種表示，要亦由策叔一生忠勇愛國，義俠為人之積德餘蔭善惠後代所致也。其兩公子安邦、安國兩君，早已由英國大學畢業回港，各有專門學識，各已成家立室，兒女成行，現在實業界任事。將軍其得含笑於天堂矣乎！

（本篇內容多係先由陳將軍生前及徐亨君口述。茲由徐君加以補充資料，復參考陳將軍之「總報告」與當時一同突圍之英軍官高靈之詳細報導並以著者個人追憶所及，增訂全文。）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
及購買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
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
號中外雜誌帳戶